第三回 周学道校士拔真才 胡屠户行凶闹捷报

话说周进在省城要看贡院，金有馀见他真切，只得用几个小钱同他去看。不想才到天字号，就撞死在地下。众人多慌了，只道一时中了恶天二评：何尝非中恶，只是中了几十气，非一时所中。行主人道：“想是这贡院里久没有人到，阴气重了，故此周客人中了恶。”金有馀道：“贤东，我扶着他，你且去到做工的那里借口开水来灌他一灌。”行主人应诺，取了水来，三四个客人一齐扶着，灌了下去，喉咙里咯咯的响了一声，吐出一口稠涎来黄评：此一口稠涎乃“吃斋”、“老友”诸语郁结而成者。众人道：“好了！”扶着立了起来。周进看着号板，又是一头撞将去。这回不死了，放声大哭起来。众人劝着不住。金有馀道：“你看，这不是疯了么？好好到贡院来耍，你家又不死了人，为甚么这‘号啕痛’也是的？”周进也不听见，只管伏着号板哭个不住；一号哭过，又哭到二号、三号；满地打滚，哭了又哭，哭的众人心里都凄惨起来。金有馀见不是事，同行主人一左一右架着他的膀子。他那里肯起来，哭了一阵，又是一阵，直哭到口里吐出鲜血来黄评：入手写功名富贵之毒中人如是，以后千奇百怪不出此矣。众人七手八脚将他扛抬了出来，贡院前一个茶棚子里坐下，劝他吃了一碗茶，犹自索鼻涕，弹眼泪，伤心不天二评：满肚皮“且夫、尝谓”无处伸冤。。内中一个客人道：“周客人有甚心事？为甚到了这里，这等大哭起来？却是哭得利害。”金有馀道：“列位老客有所不知。我这舍舅，本来原不是生意人。因他苦读了几十年的书，秀才也不曾做得一个，今日看见贡院，就不觉伤心起来。齐评：世间伤心之事正复不少。自因这一句话道着周进的真心事，于是不顾众人，又放声大哭起来。又一个客人道：“论这事，只该怪我们金老客。周相公既是斯文人，为甚么带他出来做这样的事？”金有馀道：“也只为赤贫之士，又无馆做，没奈何上了这一条路。”又一个客人道：“看令舅这个光景，毕竟胸中才学是好的天二评：此周先生生平第一个知己。因没有人识得他，所以受屈到此田地。”金有馀道：“他才学是有的，怎奈时运不济！”那客人道：“监生[[1]](#footnote-1)也可以进场。周相公既有才学，何不捐他一个监进场？中了，也不枉了今日这一番心事。”金有馀道：“我也是这般想，只是那里有这一注银子！”此时周进哭的住了天二评：生机已转。那客人道：“这也不难。现放着我这几个弟兄在此，每人拿出几十两银子借与周相公纳监进场，若中了做官，那在我们这几两银子。就是周相公不还，我们走江湖的人，那里不破掉了几两银子天二评：光明磊落，富贵场中无此人。何况这是好事。你众位意下如何？”众人一齐道：“‘君子成人之美。’又道：‘见义不为，是为无勇。齐评：凡人肯存此心，何事不可成全。天二评：难为生意人竟能躬行实践。黄评：不读书却偏晓得引书，读书者偏不依着书上话做。俺们有甚么不肯。只不知周相公可肯俯就？”周进道：“若得如此，便是重生父母，我周进变驴变马，也要报效！黄评：驴马比做童生如何。爬到地下就磕了几个头，众人还下礼去。金有馀也称谢了众人齐评：此事毕竟全亏金有余之力。又吃了几碗茶，周进再不哭了，同众人说说笑笑，回到行里。

次日，四位客人果然备了二百两银子，交与金有馀。一切多的使费，都是金有馀包办。周进又谢了众人和金有馀。行主人替周进备一席酒，请了众位。金有馀将着[[2]](#footnote-2)银子，上了藩库[[3]](#footnote-3)，讨出库收[[4]](#footnote-4)来。正值宗师来省录遗[[5]](#footnote-5)，周进就录了个贡监首卷。到了八月初八日进头场，见了自己哭的所在，不觉喜出望外，自古道：“人逢喜事精神爽”，那七篇文字，做的花团锦簇一般。出了场，仍旧住在行里。金有馀同那几个客人还不曾买完了货。直到放榜那日，巍然中了黄评：哭出一个举人来。众人各各欢喜，一齐回到汶上县。拜县父母、学师，典史拿[[6]](#footnote-6)晚生帖子上门来贺，汶上县的人，不是亲的也来认亲，不相与的也来认相与齐评：人生世上，势位富厚岂可以忽乎哉！黄评：不知梅三相、王大爷闻之如何。忙了个把月。申祥甫听见这事，在薛家集敛了分子，买了四只鸡，五十个蛋和些炒米、欢团[[7]](#footnote-7)之类，亲自上县来贺喜。周进留他吃了酒饭去。荀老爹贺礼是不消说了。看看上京会试，盘费、衣服都是金有馀替他设处齐评：金有余真是始终其事。到京会试，又中了进士，殿[[8]](#footnote-8)在三甲，授了部属[[9]](#footnote-9)。荏苒三年，升了御史[[10]](#footnote-10)，钦点[[11]](#footnote-11)广东学道。

这周学道虽也请了几个看文章的相公，却自心里想道：“我在这里面吃苦久了，如今自己当权，须要把卷子都要细细看过，不可听着幕客[[12]](#footnote-12)，屈了真才。天二评：尚有良心。主意定了，到广州上了任。次日，行香挂牌[[13]](#footnote-13)。先考了两场生员。第三场是南海、番禺两县童生。周学道坐在堂上，见那些童生纷纷进来：也有小的，也有老的，仪表端正的，獐头鼠目的，衣冠齐楚的，蓝缕破烂的。落后点进一个童生来，面黄肌瘦，花白胡须，头上戴一顶破毡帽天二评：破毡帽算是周先生衣钵。广东虽是地气温暖，这时已是十二月上旬，那童生还穿着麻布直裰，冻得乞乞缩缩，接了卷子，下来归号。周学道看在心里，封门进去。出来放头牌[[14]](#footnote-14)的时节，坐在上面，只见那穿麻布的童生上来交卷天二评：竟缴喜卷，可知敏捷，得无回想当年。黄评：老童交卷偏快，每每如此。那衣服因是朽烂了，在号里又扯破了几块。周学道看看自己身上，绯袍金带，何等辉煌天二评：所以必要做时文八股、望发科发甲者为此绯袍金带之辉煌而已，嘻！黄评：比狗叫时如何？。因翻一翻点名册，问那童生道：“你就是范进？”范进跪下道：“童生就是。”学道道：“你今年多少年纪了？”范进道：“童生册上写的是三十岁，童生实年五十四岁。”学道道：“你考过多少回数了？”范进道：“童生二十岁应考，到今考过二十馀次。”学道道：“如何总不进学？天二评：公何以总不进学？。范进道：“总因童生文字荒谬，所以各位大老爷不曾赏取。”周学道道：“这也未必尽然齐评：想着自己了。天二评：自负识者。你且出去，卷子待本道细细看。”范进磕头下去了。

那时天色尚早，并无童生交卷。周学道将范进卷子用心用意看了一遍黄评：“用心用意”却不能懂。心里不喜道：“这样的文字，都说的是些甚么话！怪不得不进学！”丢过一边不看了天二评：于此见周、范二公功夫深浅。又坐了一会，还不见一个人来交卷，心里又想道：“何不把范进的卷子再看一遍？倘有一线之明，也可怜他苦志。天二评：赖公一隙之明。从头至尾，又看了一遍，觉得有些意思。正要再看看天二评：顿挫。却有一个童生来交卷黄评：有此一顿，方不直率。那童生跪下道：“求大老爷面试。”学道和颜道：“你的文字已在这里了，又面试些甚么？”那童生道：“童生诗词歌赋都会，求大老爷出题面试。”学道变了脸道：“‘当今天子重文章，足下何须讲汉唐！天二评：此二句恐是杂览。黄评：煌煌道学之言。像你做童生的人，只该用心做文章，那些杂览[[15]](#footnote-15)黄评：二字奇。学他做甚么！况且本道奉旨到此衡文，难道是来此同你谈杂学的么黄评：“杂学”是何学耶？我却不懂。看你这样务名而不务实，那正务自然荒废，都是些粗心浮气的说话，看不得了。左右的，赶了出去！”一声吩咐过了，两傍走过几个如狼似虎的公人，把那童生叉着膊子，一路跟头，叉到大门外。

周学道虽然赶他出去，却也把卷子取来看看齐评：周进究竟不错，所以得有晚遇也。天二评：可见平心。那童生叫做魏好古，文字也还清通黄评：后文和尚云一篇祭文别了三个字，可见并不“清通”。学道道：“把他低低的进了学罢。”因取过笔来，在卷子尾上点了一点，做个记认。又取过范进卷子来看，看罢，不觉叹息道：“这样文字，连我看一两遍也不能解黄评：虽“解”得了，却不知说的是些甚么话。直到三遍之后，才晓得是天地间之至文！真乃一字一珠！可见世上糊涂试官，不知屈煞了多少英才！天二评：总因自己吃过苦来，故能推己及人。忙取笔细细圈点，卷面上加了三圈，即填了第一名；又把魏好古的卷子取过来，填了第二十名天二评：先限定首尾二名，如此阅卷亦觉新样。将各卷汇齐，带了进去。发出案来，范进是第一。谒见那日，着实赞扬了一回。点到二十名，魏好古上去，又勉励了几句“用心举业，休学杂览”的话黄评：究竞“杂览”是何物？令人绝倒。鼓吹送了出去[[16]](#footnote-16)。

次日起马，范进独自送在三十里之外，轿前打恭[[17]](#footnote-17)。周学道又叫到跟前，说道：“龙头属老成。本道看你的文字，火候[[18]](#footnote-18)到了，即在此科，一定发达天二评：恐怕别人做试官不肯看第三遍。我复命之后，在京专候。”范进又磕头谢了天二评：此是范进重生父母，宜其感激涕零。起来立着。学道轿子，一拥而去。范进立着，直望见门枪[[19]](#footnote-19)影子抹过前山，看不见了，方才回到下处，谢了房主人黄评：从周进递到范进。他家离城还有四十五里路，连夜回来，拜见母亲。家里住着一间草屋，一厦披子，门外是个茅草棚。正屋是母亲住着，妻子住在披房里。他妻子乃是集上胡屠户的女儿。

范进进学回家，母亲、妻子，俱各欢喜。正待烧锅做饭，只见他丈人胡屠户，手里拿着一副大肠和一瓶酒，走了进来天二评：开端大奇。范进向他作揖，坐下。胡屠户道：“我自倒运，把个女儿嫁与你这现世宝穷鬼，历年以来，不知累了我多少。如今不知因我积了甚么德齐评：出口便妙，与后文对照读之，令人拍案叫绝。天二评：杀猪功德。带挈你中了个相公黄评：女婿中相公，要丈人“积德”。我所以带个酒来贺你。”范进唯唯连声，叫浑家把肠子煮了，烫起酒来，在茅草棚下坐着。母亲自和媳妇在厨下造饭。胡屠户又吩咐女婿道：“你如今即中了相公，凡事要立起个体统来。比如我这行事[[20]](#footnote-20)里都是些正经有脸面的人，又是你的长亲，你怎敢在我们跟前装大天二评：何敢。黄评：明怕他妆大，先自抬身分。若是家门口这些做田的，扒粪的，不过是平头百姓黄评：自己及行事里人不知可是平头百姓。你若同他拱手作揖，平起平坐，这就是坏了学校规矩齐评：低昂合法，如卖肉之有秤也。天二评：胡屠户晓得学校规矩，非薛家集上众人可比。连我脸上都无光了。你是个烂忠厚没用的人，所以这些话我不得不教导你，免得惹人笑话。”范进道：“岳父见教的是。”胡屠户又道：“亲家母也来这里坐着吃饭。老人家每日小菜饭，想也难过。我女孩儿也吃些，自从进了你家门，这十几年，不知猪油可曾吃过两三回哩天二评：可见大肠是此番特送，以前未有。可怜！可怜！”说罢，婆媳两个都来坐着吃了饭。吃到日西时分，胡屠户吃的醺醺的。这里母子两个，千恩万谢。屠户横披了衣服，腆着肚子[[21]](#footnote-21)去了。

次日，范进少不得拜拜乡邻。魏好古又约了一班同案的朋友，彼此来往。因是乡试年，做了几个文会[[22]](#footnote-22)。不觉到了六月尽间，这些同案的人约范进去乡试。范进因没有盘费，走去同丈人商议，被胡屠户一口啐在脸上，骂了一个狗血喷头道：“不要失了你的时了！你自己只觉得中了一个相公，就‘癞虾蟆想吃起天鹅肉’来！我听见人说，就是中相公时，也不是你的文章，还是宗师看见你老，不过意，舍与你的黄评：天下“舍”的相公却不少，休笑范进。如今痴心就想中起老爷[[23]](#footnote-23)来天二评：前已说明是你积了甚么德带挈他的。这些中老爷的都是天上的‘文曲星’！你不看见城里张府天二评：带出张府。那些老爷，都有万贯家私，一个个方面大耳。像你这尖嘴猴腮，也该撒抛[[24]](#footnote-24)尿自己照照！不三不四，就想天鹅屁吃齐评：天鹅肉吃不成，连天鹅屁都想不得。天二评：其实未尝不是，无奈想吃天鹅屁的不安本分。趁早收了这心，明年在我们行事里替你寻一个馆，每年寻几两银子，养活你那老不死的老娘和你老婆是正经！你问我借盘缠，我一天杀一个猪还赚不得钱把银子，都把与你去丢在水里，叫我一家老小嗑西北风！”一顿夹七夹八，骂的范进摸门不着。辞了丈人回来，自心里想：“宗师说我火候已到，自古无场外的举人，如不进去考他一考，如何甘心？”因向几个同案商议，瞒着丈人，到城里乡试。出了场，即便回家。家里已是饿了两三天。被胡屠户知道，又骂了一顿天二评：此笔不可少，正是振起下文。

到出榜那日，家里没有早饭米，母亲吩咐范进道：“我有一只生蛋的母鸡，你快拿集上去卖了，买几升米来煮餐粥吃，我已是饿的两眼都看不见了。”范进慌忙抱了鸡，走出门去。才去不到两个时候[[25]](#footnote-25)，只听得一片声的锣响，三匹马闯将来。那三个人下了马，把马拴在茅草棚上，一片声叫道：“快请范老爷出来，恭喜高中了！齐评：平地一声雷。母亲不知是甚事，吓得躲在屋里；听见中了，方敢伸出头来说道：“诸位请坐，小儿方才出去了。”那些报录人[[26]](#footnote-26)道：“原来是老太太。”本家簇拥着要喜钱。正在吵闹，又是几匹马，二报、三报到了，挤了一屋的人，茅草棚地下都坐满了。邻居都来了，挤着看。老太太没奈何，只得央及一个邻居去寻她儿子。

那邻居飞奔到集上，一地里[[27]](#footnote-27)寻不见；直寻到集东头，见范进抱着鸡，手里插个草标，一步一踱的，东张西望，在那里寻人买。邻居道：“范相公，快些回去。你恭喜中了举人，报喜人挤了一屋里。”范进道是哄他，只装不听见，低着头，往前走齐评：寒士失志真有此情。邻居见他不理，走上来，就要夺他手里的鸡。范进道：“你夺我的鸡怎的？你又不买。”邻居道：“你中了举了，叫你家去打发报子哩。”范进道：“高邻，你晓得我今日没有米，要卖这鸡去救命，为甚么拿这话来混我？我又不同你顽，你自回去罢，莫误了我卖鸡。天二评：范进心热如火，情知出榜将近，断不如此恬淡，此是作者要反逼下文发疯一节，故就卖鸡上生情小作波折。读者不可被他瞒过。邻居见他不信，劈手把鸡夺了，掼在地下，一把拉了回来。报录人见了道：“好了，新贵人回来了。”正要拥着他说话。范进三两步走进屋里来，见中间报帖已经升挂起来，上写道：“捷报贵府老爷范讳[[28]](#footnote-28)进高中广东乡试第七名亚元[[29]](#footnote-29)。京报连登黄甲[[30]](#footnote-30)。”

范进不看便罢，看了一遍，又念一遍，自己把两手拍了一下，笑了一声道：“噫！好了！我中了！”说着，往后一交跌倒，牙关咬紧，不省人齐评：范进中了发疯正与周进见了号板哭得死去同是一副苦泪，真乃沆瀣一气。然而世之满肚血泪赍恨殉世者．何止恒河沙数，如两公者能有几人哉！天二评：正与周进直僵僵不省人事同。但一是郁，一是喜，喜亦由于郁也。源同流异，心法相传。黄评：其师衣钵。。老太太慌了，慌将几口开水灌了过来，他爬将起来，又拍着手大笑道：“噫！好！我中了！”笑着，不由分说，就往门外飞跑，把报录人和邻居都吓了一跳天二评：周进毗于阴，故痛哭不休；范进毗于阳，故中风狂走。走出大门不多路，一脚踹[[31]](#footnote-31)在塘里，挣起来，头发都跌散了，两手黄泥，淋淋漓漓一身的水，众人拉他不住，拍着笑着，一直走到集上去了。众人大眼望小眼，一齐道：“原来新贵人欢喜疯了。黄评：乃至于疯，青出于蓝。老太太哭道：“怎生这样苦命的事！中了一个甚么举人，就得了这个拙病[[32]](#footnote-32)天二评：一天欢喜变成愁苦，举人亦不祥之物哉？儿子笑，母亲哭．情文相生。这一疯了，几时才得好？”娘子胡氏道：“早上好好出去，怎的就得了这样的病天二评：天下人都是好好的，偏要寻这病来害。却是如何是好？”众邻居劝道：“老太太不要心慌。我们而今且派两个人跟定了范老爷。这里众人家里拿些鸡蛋酒米，且管待了报子上的老爹们或云忙杀邻居，干卿何事？予谓不然，邻舍做官大家喜欢，人情之常。高世远俗之见不可责之齐民，若皆落落自顾，虽圣人不能为治。再为商酌。”

当下众邻居有拿鸡蛋来的，有拿白酒来的，也有背了斗米来的，也有捉两只鸡来的。娘子哭哭啼啼，在厨下收拾齐了，拿在草棚下。邻居又搬些桌凳，请报录的坐着吃酒，商议：“他这疯了，如何是好？”报录的内中有一个人道：“在下倒有一个主意，不知可以行得行不得？”众人问：“如何主意？”那人道：“范老爷平日可有最怕的人？他只因欢喜狠了，痰涌上来，迷了心窍。如今只消他怕的这个人来打他一个嘴巴天二评：名医。说：‘这报录的话都是哄你，你并不曾中。’他吃这一吓，把痰吐了出来，就明白了。”众邻都拍手道：“这个主意好得紧，妙得紧！范老爷怕的，莫过于肉案子上胡老爹。好了！快寻胡老爹来。他想是还不知道，在集上卖肉哩。”又一个人道：“在集上卖肉，他倒好知道了；他从五更鼓就往东头集上迎猪[[33]](#footnote-33)，还不曾回来。快些迎着去寻他。”

一个人飞奔去迎黄评：忙杀邻居，干卿何事耶？。走到半路，遇着胡屠户来，后面跟着一个烧汤的二汉[[34]](#footnote-34)，提着七八斤肉，四五千钱，正来贺喜。进门见了老太太，老太太大哭着告诉了一番。胡屠户诧异道：“难道这等没福！黄评：只怕文人不积德。外边人一片声请胡老爹说话。胡屠户把肉和钱交与女儿，走了出来。众人如此这般，同他商议。胡屠户作难道：“虽然是我女婿，如今却做了老爷黄评：“天鹅肉”竟吃着了。就是天上的星宿。天上的星宿是打不得的！我听得斋公[[35]](#footnote-35)们说：打了天上的星宿，阎王就要拿去打一百铁棍，发在十八层地狱，永不得翻身。我却是不敢做这样的事！齐评：妙人妙语。这一作难可谓妩媚之至。邻居内一个尖酸人说道：“罢么！胡老爹！你每日杀猪的营生，白刀子进去，红刀子出来黄评：积德。阎王也不知叫判官的簿子上记了你几千条铁棍；就是添上这一百棍，也打甚么要紧？只恐把铁棍子打完了，也算不到这笔帐上来。或者你救好了女婿的病，阎王叙功，从地狱里把你提上第十七层来，也不可知。齐评：这一席话如雨打芭蕉，清脆无比。妙极，妙极。天二评：真可解颐。报录的人道：“不要只管讲笑话。胡老爹，这个事须是这般，你没奈何，权变一权变。”屠户被众人局[[36]](#footnote-36)不过，只得连斟两碗酒喝了，壮一壮胆，把方才这些小心[[37]](#footnote-37)收起，将平日的凶恶样子拿出来，卷一卷那油晃晃的衣袖，走上集去。众邻居五六个都跟着走。老太太赶出来叫道：“亲家，你只可吓他一吓，却不要把他打伤了！天二评：此笔亦所应有。黄评：必有之情，作者体贴至此。众邻居道：“这自然，何消吩咐！”说着，一直去了。

来到集上，见范进正在一个庙门口站着，散着头发，满脸污泥，鞋都跑掉了一只，兀自拍着掌，口里叫道：“中了！中了！齐评：画都画不出，却被作者写出，真是笔有化工。胡屠户凶神似的走到跟前，说道：“该死的畜生！你中了甚么？黄评：丈人亦如此说，究竟不知中了甚么。一个嘴巴打将去。众人和邻居见这模样，忍不住的笑天二评：笑者笑其手颤也，却先写笑，后写颤。叙事之法从盲左来。不想胡屠户虽然大着胆子打了一下，心里到底还是怕的，那手早颤起来，不敢打到第二下。范进因这一个嘴巴，却也打晕了，昏倒于地。众邻居一齐上前，替他抹胸口，捶背心，舞了半日，渐渐喘息过来，眼睛明亮，不疯了天二评：巴掌性热，味辛，祛痰，明目，治失心疯，解天鹅屁毒；生猪油拌服。出胡屠户者良。众人扶起，借庙门口一个外科郎中“跳驼子”板凳上坐着。胡屠户站在一边，不觉那只手隐隐的疼将起来；自己看时，把个巴掌仰着，再也弯不过来黄评：勉强用力太过耳。确有此理，可见怕极。自己心里懊恼道：“果然天上‘文曲星’是打不得的，而今菩萨计较起来了。”想一想，更疼的狠了，连忙问郎中讨了个膏药贴着。

范进看了众人，说道：“我怎么坐在这里？”又道：“我这半日，昏昏沉沉，如在梦里一般。”众邻居道：“老爷，恭喜高中了黄评：立刻称“老爷”。适才欢喜的有些引动了痰，方才吐出几口痰来，好了。快请回家去打发报录人。”范进说道：“是了。我也记得是中的第七名。天二评：至死不忘。范进一面自绾了头发，一面问郎中借了一盆水洗洗脸。一个邻居早把那一只鞋寻了来，替他穿上黄评：邻居忙甚，实有此等情事，且细极。见丈人在跟前，恐怕又要来骂。胡屠户上前道：“贤婿老爷齐评：好称呼！天二评：婿何以贤？贤其为老爷也。方才不是我敢大胆，是你老太太的主意，央我来劝你的。”邻居内一个人道：“胡老爹方才这个嘴巴打的亲切，少顷范老爷洗脸，还要洗下半盆猪油来！”又一个道：“老爹，你这手明日杀不得猪了。”胡屠户道：“我那里还杀猪，有我这贤婿，还怕后半世靠不着也怎的？我每常说，我的这个贤婿黄评：加“我的”二字，亲之甚。才学又高，品貌又好，就是城里头那张府、周府这些老爷，也没有我女婿这样一个体面的相貌齐评：与前文两两对照，真是言各有时，一些不错的。天二评：“尖嘴猴腮”“倒运鬼”。你们不知道，得罪你们说，我小老这一双眼睛，却是认得人的，想着先年，我小女在家里长到三十多岁黄评：没有人要。多少有钱的富户要和我结亲天二评：可是周府、张府？。我自己觉得女儿像有些福气的齐评：果然由得你说嘴了。天二评：只是猪油少吃些。毕竟要嫁与个老爷黄评：嫁个“现世宝”倒运鬼。今日果然不错！”说罢，哈哈大笑，众人都笑起来天二评：众人此笑包含无限。看着范进洗了脸。郎中又拿茶来吃了，一同回家。范举人先走，屠户和邻居跟在后面。屠户见女婿衣裳后襟滚皱了许多，一路低着头替他扯了几十回天二评：此时爱女婿不知若何而可。到了家门，屠户高声叫道：“老爷回府了！齐评：描写一至于此！天二评：索性径呼老爷。黄评：妙在“高声”二字。老太太迎着出来，见儿子不疯，喜从天降。众人问报录的，已是家里把屠户送来的几千钱打发他们去了黄评：省文。范进拜了母亲，也拜谢丈人。胡屠户再三不安道：“些须几个钱，不够你赏人！”范进又谢了邻居。正待坐下，早看见一个体面的管家，手里拿着一个大红全帖[[38]](#footnote-38)，飞跑了进来：“张老爷来拜新中的范老爷。”说毕，轿子已是到了门口。胡屠户忙躲进女儿房里，不敢出来天二评：范进怕胡屠户，胡屠户却亦有所怕。买肉主顾何须回避。邻居各自散了。

范进迎了出去，只见那张乡绅下了轿进来，头戴纱帽，身穿葵花色[[39]](#footnote-39)员领[[40]](#footnote-40)，金带、皂靴。他是举人出身，做过一任知县的，别号静斋，同范进让了进来[[41]](#footnote-41)，到堂屋内平磕了头，分宾主坐下。张乡绅先攀谈道：“世先生[[42]](#footnote-42)同在桑梓，一向有失亲近。天二评：一向未中举人。范进道：“晚生久仰老先生，只是无缘，不曾拜会。”张乡绅道：“适才看见题名录[[43]](#footnote-43)，贵房师高要县汤公，就是先祖的门生，我和你是亲切的世弟兄。的的亲亲世弟兄。范进道：“晚生侥幸，实是有愧。却幸得出老先生门下，可为欣喜。”张乡绅四面将眼睛望了一望，说道：“世先生果是清贫。”随在跟的家人手里拿过一封银子来天二评：老先生真是疏财仗义，一见如故。黄评：白赔银子？。说道：“弟却也无以为敬，谨具贺仪五十两，世先生权且收着。这华居，其实住不得黄评：既曰“华居”，却又“住不得”，便见张静斋之不通。将来当事拜往[[44]](#footnote-44)，俱不甚便。弟有空房一所，就在东门大街上，三进三间，虽不轩敞，也还干净，就送与世先生；搬到那里去住，早晚也好请教些。齐评：明代风气如此。范进再三推辞，张乡绅急了，道：“你我年谊世好，就如至亲骨肉一般，若要如此，就是见外了。”范进方才把银子收下，作揖谢了。又说了一会，打躬作别。胡屠户直等他上了轿，才敢走出堂屋来。

范进即将这银子交与浑家打开看，一封一封雪白的细丝锭子黄评：急于打开，但见雪白细丝，是穷饿眼。即便包了两锭，叫胡屠户进来，递与他道：“方才费老爹的心，拿了五千钱来。这六两多银子，老爹拿了去。”屠户把银子揝在手里紧紧的，把拳头舒过来，道：“这个，你且收着。我原是贺你的，怎好又拿了回去？”范进道：“眼见得我这里还有这几两银子，若用完了，再来问老爹讨来用。”屠户连忙把拳头缩了回去黄评：妙在伸来缩去总是拳头。往腰里揣，口里说道：“也罢，你而今相与了这个张老爷，何愁没有银子用？他家里的银子，说起来比皇帝家还多些哩！他家就是我卖肉的主顾，一年就是无事，肉也要用四五千斤，银子何足为奇！”又转回头来望着女儿说道：“我早上拿了钱来，你那该死行瘟的兄弟还不肯，我说：‘姑老爷今非昔比黄评：又称姑老爷，不知如何奉承方好。少不得有人把银子送上门来给他用，只怕姑老爷还不希罕。’今日果不其然齐评：识时务哉，屠户也！天二评：无恩可报，只得苦思九索，生此一波。如今拿了银子家去骂这死砍头短命的奴才！黄评：写儿子，亦是奉承姑老爷。说了一会，千恩万谢，低着头，笑迷迷的去了天二评：比范进中举人相同。黄评：紧对前文，妙在“低着头”三字。

自此以后，果然有许多人来奉承他：有送田产的，有人送店房的，还有那些破落户，两口子来投身为仆图荫庇的。到两三个月，范进家奴仆、丫鬟都有了，钱、米是不消说了天二评：今之中举人的读此，得无要痰迷心窍。张乡绅家又来催着搬家。搬到新房子里，唱戏、摆酒、请客，一连三日。到第四日上，老太太起来吃过点心，走到第三进房子内，见范进的娘子胡氏，家常戴着银丝髻[[45]](#footnote-45)——此时是十月中旬，天气尚暖——穿着天青缎套，官绿的缎裙，督率着家人、媳妇、丫鬟，洗碗盏杯箸天二评：范进娘子居然有若固有之气象，胡屠户以为“有些福气”，眼色不凡。老太太看了，说道：“你们嫂嫂、姑娘们要仔细些，这都是别人家的东西，不要弄坏了。”家人媳妇道：“老太太，那里是别人的，都是你老人家的。”老太太笑道：“我家怎的有这些东西？”丫鬟和媳妇一齐都说道：“怎么不是？岂但这个东西是，连我们这些人和这房子都是你老太太家的。”老太太听了，把细磁碗盏和银镶的杯盘逐件看了一遍，哈哈大笑道：“这都是我的了！萍叟评：人生世上那一件是自己的？必以为自己的，�t痰迷心窍矣，独范老太太乎哉。大笑一声，往后便跌倒黄评：可知这都是“中了一个甚么举人”害的。忽然痰涌上来，不省人事天二评：细磁碗盏、银镶杯盘，于吾身亲见之，做三日老太太，亦不虚此身。与乃郎病症相同，何不用原方治之？。只因这一番，有分教：会试举人，变作秋风[[46]](#footnote-46)之客；多事贡生[[47]](#footnote-47)，长为兴讼之人。不知老太太性命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1. 监生——明、清最高学府，名“国子监”（别称“太学”），在监肄业的叫“监生”。清朝制度：秀才因品行优良被保举入监的叫“优监”。不拘资格，由皇帝恩赐的叫“恩监”。凭上代勋劳资历取得的叫“荫监”。向政府缴纳一笔钱捐得的叫“例监”。监生不一定到监就学，具有了这资格，虽非秀才也可以同秀才一样参加乡试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)
2. 将着——拿着，带着。 [↑](#footnote-ref-2)
3. 藩库——藩台衙门即布政使衙门里管收付银钱的库房。 [↑](#footnote-ref-3)
4. 库收——官厅收银后发给的一种临时收据。 [↑](#footnote-ref-4)
5. 录遗——学政在三年任期内，依次到本省各地举行院试（称“案临”），有“岁考”、“科考”两种名目，收考童生，从中录取秀才，是次要的任务，主要任务是考验一般秀才的平时学业。科考并具有给乡试做准备工作的作用，考得好的即册送参加乡试。“录遗”是各地科考完毕后集中在省城举行的一次补考。 [↑](#footnote-ref-5)
6. 典史拿——原作“典史那”，据滂喜斋旧藏潘世恩抄本并参考清同治十三年申报馆本校改。“典史”，知县的辅佐官。 [↑](#footnote-ref-6)
7. 欢团——也叫做“欢喜团”，用炒熟的糯米和糖搓成球形的一种食物。 [↑](#footnote-ref-7)
8. 殿——这里的意思是“殿试录取”的省略。“殿在三甲”，就是殿试取在三甲的意思。 [↑](#footnote-ref-8)
9. 部属——在六部里面各司署办事的官员。第七回说到的主事、员外（员外郎），职位约相当于后来各部的科长、副司长，就都是部属。 [↑](#footnote-ref-9)
10. 御史——明、清设在中央执行纠察弹劾等职的机关名都察院，主官是左都御史、左副都御史，下设各道监察御史，简称“御史”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0)
11. 钦点——“钦”是专制时代尊敬皇帝的词语，皇帝直接点派臣下差使，叫“钦点”。皇帝交办的案件叫“钦案”，案内有关人犯、赃证，叫“钦犯”、“钦赃”（第八回、第七回）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1)
12. 幕客——一般指的是受地方官私人聘请，帮助官办理公事的人（参看第二十六回“刑名”、“钱谷”注）。学政聘请的幕客，只管看考生的文章，就是前面说过的“看文章的相公”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2)
13. 行香挂牌——“行香”，到文庙（孔子庙）拈香；“挂牌”，这里指出牌公告考试地点、日期、条规，并宣布接受民人对不法生员的控诉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3)
14. 放头牌——科举时代，考场中每过几个时辰，把已交卷的考生做一批放出，叫做“放牌”或“放排”，放出第一批就叫做“放头牌”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4)
15. 杂览——意同“杂学”。科举时代，举业以外的文艺学术往往被看做是不纯正的，被称为“杂学”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5)
16. 鼓吹送了出去——由官厅的司乐人打着鼓、吹奏着唢呐等乐器送了出去，是学政给新进学的秀才的一种礼遇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6)
17. 打恭——深深地弯下身子作揖。也可写做“打躬”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7)
18. 火候——指功夫，修养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8)
19. 门枪——就是“旗枪”，高级官员出行仪仗中的一种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9)
20. 行事——行业。 [↑](#footnote-ref-20)
21. 腆（tiǎn）着肚子——挺着肚子。第四回的“腆着脸”，是说厚着脸，涎着脸。 [↑](#footnote-ref-21)
22. 文会——秀才们为了准备应乡试而自由集合举行的一种补习会。文会里做的文章就叫做“会文”（第四十四回）。 [↑](#footnote-ref-22)
23. 老爷——指举人。中举就可以做官，称为“老爷”，是承认他已具有官的身分的意思。又明、清在各地设有管理僧、道的机关，由各寺院的当家僧、道兼任，俗称为“僧官”、“道官”，也称为“老爷”，后并成为对一般僧、尼、道的尊称。 [↑](#footnote-ref-23)
24. 抛——同“泡”。 [↑](#footnote-ref-24)
25. 两个时候——这里指两个时辰。 [↑](#footnote-ref-25)
26. 报录人——把考中科举或升授官职的消息写成喜报送给当事人，从而需索报酬为其营生的人。一般称为“报子”。头报之外，有二报、三报，是表示隆重的意思。 [↑](#footnote-ref-26)
27. 一地里——一路上，到处。 [↑](#footnote-ref-27)
28. 讳——这是做“名”讲，含有尊敬这个人，讳避着不敢直称其名的意思。 [↑](#footnote-ref-28)
29. 亚元——报子对第一名以下的举人的一种恭维的称呼。 [↑](#footnote-ref-29)
30. 京报连登黄甲——是科举时代专写在中试喜报上的一句祝贺的话，表示会试、殿试连捷的京报就要送到的意思。殿试等第分三甲，榜是用黄纸书写的，所以叫做“黄甲”，一般也称为“金榜”。 [↑](#footnote-ref-30)
31. 踹——踩，踏。 [↑](#footnote-ref-31)
32. 拙病——难治的病。 [↑](#footnote-ref-32)
33. 迎猪——赶猪回家。 [↑](#footnote-ref-33)
34. 二汉——佣工。 [↑](#footnote-ref-34)
35. 斋工——在家吃长斋、念经、会做简单佛事的佛教徒，叫“斋公”；庙里打杂的人也叫“斋公”。 [↑](#footnote-ref-35)
36. 局——软逼。 [↑](#footnote-ref-36)
37. 小心——这里是顾虑的意思。 [↑](#footnote-ref-37)
38. 全帖——拜客或互通礼意用的红纸名柬，单幅的名为“单帖”，横阔十倍于单帖而折为十面的，名为“全帖”。用全帖拜客，是最恭敬的表示。 [↑](#footnote-ref-38)
39. 葵花色——黄灰色。 [↑](#footnote-ref-39)
40. 员领——就是“圆领”，明朝官员的常礼服。胸前背后加有不同图案的“补子”（绣章）以识别官阶的，名“补服”（第十回）。 [↑](#footnote-ref-40)
41. 同范进让了进来——进门、升阶时，对范进做出谦让不肯先走的姿势，一路让了进来。这是旧日士大夫的虚伪礼节。 [↑](#footnote-ref-41)
42. 世先生——对有世交的平辈人的称呼。下文说到：范进的房师是张静斋祖父的门生，在旧社会这就算是两家世代有交情，是“世弟兄”，是“年谊世好”了。第四回，汤知县称张静斋做“世兄”，是居长而表示谦虚的称呼。 [↑](#footnote-ref-42)
43. 题名录——乡、会试发榜后编辑散布的人名录。有官刻的，有报子刻印沿街叫卖的，多用红纸印，一般称为“红录”。 [↑](#footnote-ref-43)
44. 当事拜往——同地方官来往。称本地官员为“当事”，是当时社会流行的口头语。 [↑](#footnote-ref-44)
45. （dí）髻——假髻。 [↑](#footnote-ref-45)
46. 秋风——一作“抽丰”，意同分肥。利用某种身分或关系，和人交际联络以取得赠与，叫做“打秋风”，被称为“秋风客”。 [↑](#footnote-ref-46)
47. 贡生——从秀才里选拔出来贡献到国子监肄业的，叫“贡生”。清有六贡：一、“岁贡”，每岁循序推出，用不着考，挨到谁就是谁，一般称为“挨贡”，第四回严贡生说的“幸叨岁荐”，就指的岁贡。二、“恩贡”，因国有庆典而特给的（这一年的岁贡转作恩贡，就将本额让给下面的人提前贡）。三、“功贡”，对从军有功的生员特给的。四、“副贡”，乡试附取的“副榜”。五、“优贡”，每三年由学政举报优行，通过考试取得，第六回严贡生吹牛说的“举了弟的优行，又替弟考出了贡”，就指的优贡。六、“拔贡”，身分略高于以上诸贡，每十二年通过考试取得。贡生不一定到监就学，按各贡不同待遇，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做官。 [↑](#footnote-ref-47)